

馨香母亲花

◎陈卫卫

两个月前，友人偶然来我办公室，送给我一盆枝叶苍翠的小花。这盆花太不起眼了，和我家中庭院里养的那些娇艳的花相比，真有云泥之别。友人说：“我也叫不出这花的名字，只知道它很长时间才开一次花，花朵只比小拇指大一些，花期还短。然而这种花也有好处，就是它在一年四季里，都旺盛着碧绿的叶子，还有你想不到的蓬勃生命力。”

为说服我接受这花，友人说起了他去年出远门回家后，发现别的花都因为没人照料而枯萎了，只有这盆花还活着。就凭这点，我毫不犹豫地 从朋友手中接过了花。我眼中的，就是小花的顽强精神。这盆无名花棱角分明，常常定

格成雕像的姿势。每每在我凑近它时，才知道它一直在默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虽然办公室里阳光不足，但是我用悉心照料，来弥补着大自然对它恩赐的缺憾。

没过多久，我看到枝桠间萌发出米粒大小的花蕾，就像婴儿刚刚睁开眼晴一样，让我瞬间涌起万千种怜爱。每天，我都驻足在这盆花前，剪枝、浇水、施肥，期待着它茁壮成长，也把我心中所有的愉悦与烦恼倾注在对这小花蕾绽放的渴望之中。

一个午后，淅淅沥沥的春雨敲打着玻璃窗，雨痕恣意地爬行着，风雨正在渐渐透窗而过，摇曳着这盆小小的花。静目注视，我突然发现几个花蕾已经绽放成拇指大小的鹅黄花朵，而且馨香正浓。

可是，正像友人说的那样，花朵从绽放到凋谢，只有短短的一夜间。花谢落英，一直翠绿的叶子

竟然渐渐染黄，没几天便飘落枝头。正当我对着这小花凝神静思时，接到了母亲发来的一条微信，嘱咐着我要注意身体，因为近来的天气变化反复无常，担心我受到感冒袭击后，痊愈多年的支气管炎再度复发。这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慈祥的母亲正在倚窗凝望着我。

母亲一生俭朴，她在我心中的份量是最重的。近几年来，每次我回去看望母亲时，总要塞给她一些钱，可她总是笑着推开。其实，母亲就像这盆花一样，用全身的力量来养育着儿女，等到儿女们一个个落蕊结籽时，她就是那片飘落的黄叶。

以后的每一天，我更加细心地呵护着这盆花，它也让我时时刻刻地深深眷恋着。因为在我的心里，它已经不是一盆普通的无名小花，而是用毕生心血绽放着的母亲花。

致母亲

◎尚庆海

1
曾经
忽略了太多
和您在一起的时光
被忽略的日子
如今忆起
点点滴滴
都那么美好
值得珍藏

2
我无数次站在
夜的门口
眺望远方
夜色聚拢
只有那个方向
星光闪烁
温暖如常

3
您默默守护在一个
叫老家的地方
以低微进泥土的姿势
把自己供养
却开出一种叫爱的花朵
绽放春夏
傲立冰霜

4
想见您时
您就会悄悄步入
我的梦乡
我不知道
您想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惆怅

5
我多想唱一首
赞美的歌谣
用尽那些伟大的词汇
和尊贵的情感
我多想，我多想
口未开
已颤栗难抑
泣声如咽

献给母亲的花

◎伊羽雪

五月百花中
有一束最美的花
儿女手捧这束花
深情地对母亲说
节日快乐

一束束康乃馨
无声的芬芳浸透了五月
一件又一件挥之不去的往事
翻开了母爱的扉页

春草嫩芽绿
有一双手像春雨
在儿女成长的道路上
写出一首首唱不尽的歌

牙牙学语的小路上
枯瘦的母亲啊
锁着眉头静夜苦思
把心思全装进了儿女的衣兜里

酷夏的园子里
手掌摊开是蒲扇
寒冷的月光下
那双结满老茧的手轻轻一抹
儿女的额头就有了暖意和温热

行走的路上
一个眼神和一串小脚印
都长在母亲的心尖上
结满果子的柿子树下
母亲检阅的却是把筋骨长出来

日夜操劳的母亲啊
每天都是母亲节
接受儿女的祝福吧
为您送上一份贴心与健康
献上一束长满心意的康乃馨



思念。 刘泳晔 摄

针线筐里溢母恩

◎寇俊杰

针线筐是母亲的陪嫁物。那是外公用藤条编的，脸盆大小，里外都刷了深红色的油漆，看起来端重大方。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到母亲端出她的针线筐，不是纳鞋底，就是缝补衣服，或者是绣鞋垫儿，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

母亲的针线筐里满满得都是她的宝贝，有五颜六色的丝线、碎布块，剪刀，顶针，针锥，钳子，旧挂历剪成的鞋样，还有几个没纳完的鞋底、鞋垫儿等，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个用红色的硬塑料做成的知了形的东西，有头有身子，顶端还装饰了两个小黑珠作眼睛，看起来像极了。我忍不住拿出来就要玩儿。母亲赶紧抢过去，慢慢地把“知了”的头和身子拨开，里面是一团乌黑的头发，头发里插着许多亮晶晶的针。母亲指着这些针说：“又粗又长的针是纳鞋底用的，又细又短的针是绣鞋垫儿用的，还有缝补衣服的，各有各的用途。你可别乱拿，

小心扎伤你的小手！”

针线筐不但是母亲的宝贝，更是全家人的宝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街上没有服装店，我们家人口多，衣服、鞋子都要靠母亲一针一线地做成。全家老小，棉衣短袖，单鞋棉靴，那工作量可想而知。

几十年的时光，母亲白天要下地劳动，在家要洗衣做饭、喂猪喂鸡，无论白天黑夜，只要一有空，就会端出针线筐开始干活儿。夏天蚊蝇叮咬，冬天滴水成冰，长夜漫漫，母亲守在昏黄的油灯旁，用针锥吃力地扎透厚厚的鞋底，再把带有长长棉线的针穿过去，有时还要用顶针顶一下，针露头了，再用钳子把针拽出来，然后“刺啦”一声，把线拉出来，最后把线再缠到手指上，用力拉紧拉实，这才算完成了一针。四周静寂，连树上的鸟儿都睡着了，陪伴母亲的，只有她映在墙上的影子和我们均匀地呼吸声。一个鞋底要多少针？全家人的鞋底要

多少针？还有无数件的单衣棉袄。针脚没人计算，也无法计算，因为针脚有多少，母爱就有多少！

后来，父亲不在了，我们也都工作了，就把母亲接到城里住。虽然住在城里，但我们每年都要回来几次。每次一进家门，母亲就在我们的搀扶下直奔正房，打开柜子，把针线筐抱到屋外。此时的针线筐历经岁月的沧桑，早已破烂不堪。母亲小心翼翼地端着它，生怕一不小心针线筐就会散架，就像我们小心翼翼地扶着母亲不敢松手一样。我们暗地里叹一口气——唉，母亲和她的针线筐都老了！

阳光下，我看到了母亲眼眶里晶莹的泪珠，她像抱小时候的儿女一样，把差不多跟了她一辈子的针线筐抱在胸前，轻轻地吹去上面薄薄的灰尘，看一会儿，再用手翻翻里面的东西，那专注的神情，像是和久别的亲人交谈，更像是一种朝圣……

“吼”电话

◎张金刚

拿起电话打给母亲：“娘，吃了吗？”放在平常，母亲肯定乐滋滋地说吃了饺子、面条，惹得我流口水。意想不到，母亲竟然答非所问：“想呀，你说能不想吗？有一个礼拜不回家，也没打电话了吧？树上的李子都黄了。”

我一头雾水，抬高声音“吼”道：“我是问您吃了没？”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没听清，略显难为情：“现在耳朵不好使了，唉！”一声叹息，母亲很是难过；我更难过，一句“吃了吗”却听成“想我了吗”，看来母亲正在惦记我这个离家的孩子呀！

记忆中，母亲的听力特别好。

孩儿的娘，耳朵长。儿时，整天在村里和伙伴们疯跑，话不投机、为点小事儿和别人打起来自是家常便饭。可生来体质就弱的我，总是被打的那一个。每当我被打得忍无可忍，便扯着嗓子哇哇大哭。不一会儿，母亲便出现在眼前，训斥那帮孩子，或替我道歉。

我很是奇怪，母亲会何总会听到哭声就赶来，简直是“顺风耳”嘛。母亲的解释让我似懂非懂：“村子小，也很静，自然听得清；可一帮孩子中，我却能准确听出是不是你在哭。等你做了父亲，也会听准自己孩子的哭声。”女儿渐大，对她的哭声、笑声、脚步声，我熟悉得很；我懂了母亲的话，更懂了母亲的爱。

女儿出生的那段时间，母亲住在我家。从未经过照顾孩子的忙乱阵势，我和妻子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晚上睡得死沉。可母亲却会时常悄悄开灯进来，帮孩子换尿布、冲奶粉。我很奇怪，母亲睡在外屋，为何比我们先听到女儿的声音，并能准确判断是什么状况。母亲的解释很带技术性：“孩子翻身、哼叽、哭闹，都是因为尿了、拉了，或是饿了。没这听力，能拉扯大你们兄弟仨？”母亲辛苦，日积月累培养出的特殊听力和判断力，让我折服，更让我感动。

先前，母亲特别讨厌我对她大声说话。每当母亲在电话中唠叨“什么时候回家？”“孩子吃饭怎样？”“要知道疼媳媳妇哟！”我都会对这些令耳生茧的陈词老调很不耐烦，甚至编个理由，对电话那头的母亲“吼”道：“知道了！我还有事，先挂了。”顾不得考虑母亲是何感受，便自顾自地瞎忙去了。对我的“吼”，母亲很反感，骂我不懂事、不孝顺；于是我便乖乖地、有意识地轻声细语，免得母亲生气。

没想到，今年突然一场病，母亲的耳朵竟然背了许多，打电话竟然要“吼”，心中不由一阵酸楚。一个不愿看到却不可避免的现实，正向我逼来：母亲老了。

再打电话，声音小了，母亲都会在那边不停地重复“啊”“你说什么”，或是答非所问，或是她只顾自己说话，听不到我插话。没办法，我只能大声“吼”。对此，母亲不但不反感，还高兴地说：“这样我就听清了嘛！”如此“吼”电话，上班时间必然干扰工作。于是，我只能和母亲约好，下班时间她打给我，或者我外出散步时打给她，以方便“吼”。

可渐渐发现，打给母亲的电话总要等很久，才听到母亲怯怯的“喂”，并解释道：“电话铃声太小了，响半天才听到。”可我知道，那铃声已是最大音量。有时接通电话，并不是母亲，而是串门儿的乡亲：“你说吧，我给你娘传话。”然后，听见电话那头儿母亲与乡亲的高声对话。因此，为避免麻烦和尴尬，我便尽量利用周末时间赶回家中陪伴母亲，回家前总忘不了在电话里“吼”上一句：“明天，我回家一趟！明天——明天上午——”

对母亲“吼”电话，着实无奈。当“吼”由“不孝”转为“孝顺”，心中满是凄凉。先前耳聪目明、身体健朗的母亲已然年迈，而我需要做的便是常回家看看，少些“吼”，多些“爱”，让母亲温暖、舒心地安享晚年。

母亲的“花果园”

◎徐学平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惯了农村式的田园生活。

母亲和善可亲，刚直大度，虽然只上过半年的小学，但她为人处事的道理却比别人懂得还多。母亲处事公正，说话有理有据，在村里，不管谁家闹点矛盾，或者邻里有点纠纷，村民们都喜欢请母亲去给他们评理、断断家务事。在我们眼中，母亲身上永远都有一股向上的精气神，为我们兄妹几个传递着正能量。

因为父亲去世较早，当我在小城安家后就多次想把母亲接到身边，可是她就是不肯离开自己那一亩二分地的“花果园”。母亲是个种菜的好把式，在她的精心打理下，母亲菜地里的果蔬一直长势喜人、四季不断。母亲种的菜自今是个是吃不完的，早些年她总是隔几天就挑些菜进城来送给我们，也刚好来看看自己的宝贝孙女。

如今母亲已经年近古稀，因常年在田间劳作也落下了关节炎等不少病根，但是她却不愿给我们添“麻烦”。犯病时，她从不让我们知道，总是一个人悄悄到村里的卫生室去打点滴。为此事我责备过她多次，让她以后打电话给我们，但她却坚持说不想影响我们工作。直到我生气了，她才松口说：“下次一定打电话。”但类似的电话却依旧没有打过……

后来，我们兄妹三人只好约定好了以回家摘菜的借口轮流下乡去看望母亲。记得去年母亲生日那天，我带着妻子一起回老家，吃过午饭，当我跟随母亲来到她的“花果园”时，我久久屹立在种满南瓜、茄子、豆角、苦瓜、辣椒、西红柿等果蔬的菜畦边静静打量着这些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的蔬菜。当母亲艰难地迈过田垄，弯下瘦小的身子把脸隐没在菜地里为我摘下一个个苦瓜时，那一刻，我的鼻子却一阵阵地酸楚起来……

从那天起，母亲那佝偻的身影和满畦葱郁的菜地组合而成的画面，就深深地、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灵上，记忆里，生命中，永远也不可能抹去……